

隣人的 女兒們

傾聽滯台菲籍女傭的心聲

動亂、殘破、凋敝的政局，
迫使9000個菲律賓婦女，
以非法滯留，在台灣幫傭。
她們一般地馴良、和平、忍從，
卻絕不是沒有自尊、愛和希望。
非法居留的身份，
幸者遇見善良慷慨的東家，
不幸者受盡僱客、惡東家的
剝削、壓迫、凌辱和苛役。

黛西說：《現在，我們需要你們中國人的幫助，
為什麼不能給我們一個機會呢？》

攝影■鍾俊陞
撰文■林育蓉



菲律賓籍的施修女：
《她們每天抱著
通緝犯的心情度日，
真是可憐。》

黛西的媽媽從菲律賓
寄來一卷錄音帶，
錄著全家人對她的思念、
感謝和鄉情。
黛西一次又一次地放著聽，
也一次又一次地獨自流淚。



向亞洲富隣傾訴的菲律賓女傭(一)

九月裡的一個午后，天氣依然悶熱不堪。坐在開著冷氣、向著郊區疾駛的計程車裏，我的同事向我解釋道：

「要訪問這些菲律賓女傭，一定得事先約好，否則她們是不敢應門的。」

「怕警察臨檢嗎？」我問。

「嗯。」他說。我想起了我所收集的一些資料中的新聞報導：「菲人鑽漏洞非法居留就業/牽扯問題多須慎防後遺症/北縣查獲四六人一週內遣送出境」；「外人非法居留問題益嚴重/造成三點可怕後遺症/逾期者不走蒸名者更多具有傳染性/待遇低者搶飯碗無事可做者犯大案」。

車子在北京郊區一處高級住宅區停下來，我們按了門鈴就直接爬上四樓。原本深鎖的鐵門呀然地開了，裡面露出一張含笑羞怯的臉孔。她就是我們頭一個要採訪的菲律賓女傭「波拉」。她的個子不高，身材略為肥胖。雖然已經30歲了，因著一頭的捲髮，豐腴的兩頰和深陷的眼窩，使她笑起來就像一個可愛的洋娃娃，只是膚色略為偏褐罷了。

我們走進屋內，看到的是歐風式的室內設計，點綴著幾株青翠的盆栽。一個小嬰孩趴在地上玩耍。波拉說她整個下午都在聽菲律賓流行音樂，而且手舞足蹈呢！

波拉和黛西

波拉忙著鑽進廚房，為我們倒茶水、準備點心。我跟著走進去，想和她先聊聊，建立友善的關係。雖然已經來台灣一年多了，波拉還只會講幾句簡單的中文，英文也不是很靈光。我們頗為艱難地談著。波拉似乎為我們之間溝通的困難感到歉然吧，她慌忙說：「隔壁還有一位菲律賓女孩，能說英文和中文。你要不要和她談談？」我點頭表示同意後，波拉就趕到陽台上去喊她的朋友過來，然後用生澀的國語說：「等一下，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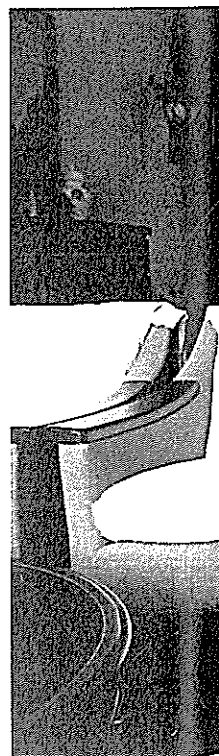
不一會兒，一位身著藍色T恤，淺褐色八分褲的瘦小的菲律賓女孩就走進餐廳裏來了。我向她說明來意。當她聽我說起台灣近日報上刊載菲國政府向我國要求，讓菲律賓女傭可以合法在台工作的消息時，原來略顯憂苦的臉，霎時就像一朵突然綻放開來的花似地笑開了。

「那太好了，我真是太興奮了！」她說，「我本來打算明年夏天就回國的。可是如果今後能合法居留，我希望能在台灣再待個兩、三年。我很喜歡台灣。真的，這裏的人都很和善……如果能夠合法居留的話，我還想在台灣進學校唸書……」

看著她那麼興奮的樣子，我趕緊解釋，消息上說的只是菲國方面對台灣的一個建議，還不是正式的決策。可是僅僅是一個微弱的，使她們的身份合法化的可能性，都足以使她興奮得近於失態，彷彿所有的防衛



黛西未婚。
但是她非常疼愛東家的小孩。
《帶小孩是我的工作，
但帶小孩却會帶出
工作以上的情感。》黛西說。



黛西在拖地板。
《我很幸運，感謝上主。》
黛西說。
《我的中國東家待我很好。》



心都鬆弛下來，把她自己來台的種種因緣和遭遇，滔滔不絕地傾瀉出來。

據她說，她來自菲律賓中部一個近海的小鄉鎮。當地的居民以務農、捕魚和製造手工藝品維生，一般人的生活都很窮困。她的父親是個小學老師，月薪只有2000塊台幣左右。她說：

「我是長女。我對我的家庭有責任。我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在唸大學，兩個弟弟唸高中，一個妹妹當老師，一個妹妹唸小學。我們都很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從貧苦的環境中掙脫出來，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而教育，儘量供我們讀書，是父母親唯一能夠給予我們的……」她說，「爲了幫助我的父母親，我答應過，只要我畢了業，我要幫助弟弟妹妹們完成學業。」

於是，從師範大學畢業後，她就透過另一位在台灣幫傭的朋友介紹，來到台灣，忍受著離開家人的悲傷，忍受著低社會地位的工作和非法身份對自尊心的挫辱。這菲律賓女孩幽幽地說：

「每個人都希望受到尊敬的。有人嘲笑我：要當女傭，何必上了大學才來當呢？而且要是因爲非法來台居留被捕的話，對我的名譽和道德都是損害。」她說，要不是菲律賓的經濟這麼糟糕，她怎麼也不願意離鄉背井，到異國當傭工。「可是我愛我的家人，我對他們有承諾……在這裏，我可以賺到比菲律賓高3、4倍的薪水。我每個月寄2000到4000塊回家。有時候我也會替他們買衣服，或者寄錢給其他的朋友，他們的生活都很苦……」她說著，眼角上閃起了淚光。

她說，初來台灣時，她根本不知道女傭的勞動內容是些什麼。上工的頭一天，她把地掃好了，就拿著掃帚呆立一旁，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女主人很照顧她，非常有耐心地教她做家事，學做中國菜。「剛開始時，因爲沒有經驗，我時常把家事搞得一團糟。」她笑著說，「那時小孩又只有兩歲，看顧起來比較麻煩。」她還必須用手洗衣服，每一天，她都得忙到很晚才能休息。「那陣子啊，我每天通常是哭著睡覺的。」她說，撥弄了一下額前的短髮，羞赧地笑了起來。

現在，她已經能熟練地操作各種家事了。每天早晨，她大約在6點到6點半之間起床。「如果小孩子放假，我還可以睡到7點。」她說。準備好早餐，送小孩、主人出門，她就開始打掃房子、洗衣服。中午，到樓下去接4歲的小男孩回家，做午餐，陪伴他玩耍。吃過晚飯，偶爾她還要教教大女兒英文。通常在每天晚上8點左右，她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房裏休息了。這就是她一整天的工作量。

她沒讓閒暇的時間白白地溜走。她說：「空閒的時候，我自己看書學中文。現在我已經認得30幾個中國字了。」她也聽 ICRT。「因爲我發現 ICRT 電台也有教說中文的節目。」她說。

除此之外，她喜歡聽音樂。就像一個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一樣，她聽「空中補給」、「比吉斯」、「卡洛

向亞洲富隣傾訴的菲律賓女傭(一)

·金」及「老式情歌」、「熱門排行榜」等美國流行歌曲。此外，她竟也聽洪榮宏、齊秦、蘇芮的歌哩！她說，洪榮宏「有一副好嗓子。」她經常一邊工作，一邊哼著喜愛的歌曲。有一次，老闆開玩笑似地對她說：「你的聲音不錯哦！如果你沒有非法居留的問題，我就幫你報名參加『五燈獎』去！」

她也喜歡在睡前看書。在她的枕頭底下，我看見一本王方字的「華文讀本」，一本馬克·吐溫小說集，一本美國的通俗愛情小說「Hold the Dream」。另外一本竟是去年台灣最暢銷的大眾心理學書籍——「愛·生活與學習」。「我喜歡看有關心理學的書籍，好瞭解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道理。」她有些羞赧地說，「有時候，我的那些也在台灣打工的菲律賓朋友會需要我的意見。我得不斷進修才能對別人做出更多的幫助……」

想家時，她會用菲律賓文寫詩送給媽媽，傾訴孺慕之情。她會畫畫送給妹妹，祝她生日快樂；心情好的時候，她會彈彈吉他自娛。她還參加「國際筆友俱樂部」，藉著交換訊息和新知來排遣客鄉的寂寞。她原來有4個筆友，可是有的一開頭就跟他寫「我愛你」，有些人劈頭就要做她的男朋友。她不習慣這種直條條的方式，就和他們斷了連絡。目前，她只有一位巴基斯坦的筆友。「除了通信之外，他也會打長途電話來問候……」她開心的笑了。

向我們祈求友情和善意的心

在滯台的許多菲律賓女傭當中，她的遭遇要算是相當幸運的了。她的主人是一個台灣高級知識份子，視她如一家人，有時還會把報上的消息翻譯成英文給她聽。她的月薪9000元，每個月休假兩天。白天男女主人都不在，她也可以自由地邀請朋友來玩。然而她同樣必須面對其他菲律賓女傭最大的困境，那就是沒有行動的自由，也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一般滯留在台灣的菲律賓女傭，原都是拿觀光護照入境的。頂多經過6個月，她們就會變成非法逾期居留的人。凡逾期居留的外籍人，一旦被警察抓到，立刻就遭到罰款、課稅，最後遞解出境。

有一次，她親眼看到過其他的滯台菲胞被帶上手銬，關進拘留所，心裏非常難過，因為她知道有一天當她非法居留的身份被發覺，也將遭到同樣的命運。

「我知道，我們留在台灣是違反你們的法律的。但是，我們畢竟並不是罪犯啊。有一天如果被抓到了，我們不會賴著不走的。」她憂悒地說，「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們呢？」

她說她完全理解任何國家都有一個限制外國人居留的規定。但她說：「現在，我們需要你們中國人的幫助，為什麼不能給我們一個機會呢？」她說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或許有一天，我們中國人也會需要菲律賓人的援手。「只要有機會，我們一定會回報的。再

說，菲律賓現在也有很多中國人。他們在我們國家居留，並且賺大錢。如果我們盲目地排斥在菲華人，他們又怎能在菲律賓繁榮發展下去呢？」她說，「菲律賓和台灣這麼靠近，我們應該建立更親密友情的，是不是？」她的話，也許失之單純吧。但是，正是從她那單純的心田裡，我聽到一個亞洲人向另一個亞洲人訴求友情和善意的聲音。這樣的聲音，在「高成長」經濟中不知不覺對亞洲傲慢起來的台灣，竟是絕無僅有的。這瘦小的菲律賓女孩，意外地在這訪問中，使我向亞洲張開了眼睛。

聊著聊著，天色漸漸地暗了。窗外的景緻一點一點地隱沒在黑夜之中，但我的心卻因著這來自她苦難的祖國的菲律賓女孩，一點一點地明亮、溫暖起來了。相對於某些生長在富裕環境下，習慣於安逸享樂或者失落了人生目標、虛無而犬儒的台灣的大學生而言，這瘦小的菲律賓女孩的自重、上進、勤勉和善意……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為了她所深愛的家族和朋友，她漂泊到我們的地方，避開警察的耳目，打工賺錢，為了使她所愛的人們過得更好些……才二十年前，我們也有很多這樣的女兒和姐姐來到城市為改善故鄉的家族的生活，在台北打工掙錢。這麼熟悉而感人的故事啊。可是這回我遇到的却是一個菲律賓女孩。一個質樸、勤奮，一顆心永遠向著熱帶南方故國的親人與友人的菲律賓女孩。她比任何一本我過去讀過的有關菲律賓的書都生動而深刻地使我認識了菲律賓，活生生的，充滿了苦惱、困難與希望的菲律賓啊……

整個下午，我幾乎忘記她是一個「非法居留者」。我面對的是一個和我相同年齡的來自另一個亞洲國家的大學畢業生，聆聽著她喃喃重覆的對家人的愛，對未來的期望，我不禁深深地尊重和喜愛起她來。告別時，我才想起，忘了問她的名字。

「Daisy」她說。

黛西，Daisy——小雛菊。果真人如其名。但是，她能像路邊的小雛菊一樣，無憂無慮地盛開在台灣土地上，和台灣人民親切地交往嗎？

對於黛西來說，這種非法居留幫傭的窘境，使得她失去和外界接觸的機會。她略帶無奈地說：「教育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像我這樣整天關在屋子裏，怎麼會有成長和發展呢？」

「大姐頭」的故事

和黛西的苦悶比起來，波拉的煩惱就顯得單純多了。

波拉的家在馬尼拉，她有6個女兒，從最大的13歲一直排到兩歲。先生當警察，一個月台幣2600元的薪水，顯然不足以養活這一家子人。於是在生下最後一個女兒不久之後，波拉就透過一個僱傭集團的安排，來到了台北。她的主人付了50000台幣把她從居



波拉和黛西在各自東家的屋後陽台上打招呼・聊閒天兒。

向亞洲富隣傾訴的菲律賓女傭(一)

中非法引進菲傭的掮客手中接到家裡來。她最初3個月的薪水，也同樣被中間人取走了。

現在，波拉一個月可以賺8000元台幣。她把這些錢全部寄回家去。幸虧她的主人極為仁慈，除了月薪，看她把月薪全部匯回家，怕她身邊不方便，常常會額外地給她一點零用錢，有時並且還買衣服、戒指送她。

波拉生性開朗、樂觀。每天忙完了家事，她就放菲律賓的音樂帶，一邊隨著輕快的節奏，自得其樂地跳舞。有時候，她會找黛西串門子，或者打電話和別的在台北的菲律賓傭人聊天。因為害怕被識破身份被捕，一般菲律賓女傭平常都不輕易出門。因此打電話就成為她們結交新朋友，聯絡感情的最佳方式了。波拉說：「我比較快樂，我的朋友說，和我講講話，也會變得開心些，不再那麼想家了。」她來台北最久，有經驗，心地好，人開朗，年紀也大些，很樂意幫助別人。在同是淪落在台北的菲律賓朋友之中，她成了她們的「大姐頭」。

偶爾大家都休假時，她們會一塊出去游泳和吃東西。聚在一塊時，談的話題不外是如何多存點錢好回家；在生疏、困難的現實中，她們藉著交換彼此的夢境互相安慰、激勵自己撐持下去。波拉的願望是攢一點錢，回馬尼拉開一家小雜貨店，養活她那6個女兒。

波拉說，在台灣，工作機會多，掙錢的機會多，人也都很好。可是她最大的遺憾是不能出去上教堂望彌撒。因為她擔憂一大羣菲律賓人聚在教堂，容易被識破非法居留的身份，比較危險。她曾聽說，有便衣警察埋伏在教堂周圍的情事，因此她不敢去上教堂。篤信天主的波拉，禮拜天只能一個人關在家裏聽她從菲律賓帶來的彌撒音樂帶。「天主一定能悅納我這樣望彌撒的方式。」波拉說。菲律賓人大部份都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禮拜天不能望彌撒，對她們而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使她們失去了在困境裡尤其需要的宗教生活所能帶來的力量。

在採訪的過程中，台灣發生了「泰國新娘命案」，報上刊出我們的「政府將加強管制外人非法居留工作」的消息。這消息復又經過英文中國郵報的轉載，這新聞就透過電話線的網絡，很快地在菲籍女傭之間傳佈開來了。她們有如驚弓之鳥，彼此告誡著：這段期間可不要隨便出門哦！然而透過波拉的引介，我們還是參加了一次她們的「秘密聚會」。

我參加了她們的「秘密聚會」

因為人生地不熟，菲律賓女傭在台北相互約會的地點都很固定。兩三個人台北街角等人的時候，只要有旁人經過，這些女孩馬上噤若寒蟬，生怕她們使用的菲律賓話會洩漏了她們的身份。波拉談起有一次她抱小孩出門，回來時看到有警察在大門口走動，嚇得她臉色發白，不敢回家。而嬰孩卻又肚子餓了，她只



好任他哭泣，抱著他在附近兜圈子……

可是當我們將她們帶離市區，來到一個大學校園，在假日沒有學生來往的草坪上，這些菲律賓女傭熱情、開朗的本性立刻流露無遺了。她們吃著美國速食，彼此戲謔，大聲的笑著，鬧著，彷彿離家的孤寂、生存的憂懼都已暫時消失了；彷彿在這短暫的相聚，她們的神思已經回到了那個南方的故國家園。

這些在草坪上曬太陽、唱歌的女傭之中，雪莉是年紀最大的一個。她已經有一個20歲的大兒子了。13年前，雪莉和丈夫離婚，開始獨立撫養3個小孩。她原是馬尼拉一家著名書店的店員。兩年前，她聽說在台灣可以賺到更多的錢，另一方面也想嘗試體驗不同的生活，於是就興緻沖沖的來到了台北。

第一年，她在一位女演員家幫傭。「這主人的家裏幾乎天天有牌局，經常我得服侍客人到凌晨3、4點才能休息，睡個一、兩個小時，早晨5點又得爬起牀，開始一天繁忙的工作。」雪莉說。長期的睡眠不足，使得雪莉眼圈烏黑，工作中常常頭痛，手脚發抖……經過了一年的煎熬和爭取，她才如願地換了主人。

雪莉的第二個主人是一個生意人，對她很好。因為雪莉不喜歡與人交際，主人家甚至為她買了一個小電視，讓她可以在自己的房裏觀賞。兩個小孩也都很喜



在黛西東家隔壁幫傭的波拉，
帶著她東家的孩子
過來找黛西串門子，
兩家小孩也成了好朋友。

歡她，主人9歲大的男孩子幾乎是如影隨形地天天跟著她。可是雪莉依然沒有自由。她不能隨便外出，也不能使用電話。

雪莉說：「我只希望能在台灣再待兩、三年。我需要賺錢讓我的孩子完成學業。我的大兒子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

年輕的琳達有一頭烏黑發亮的長髮，臉龐俏麗可人。由於難得出來透透空氣，她興奮地直要別人幫她拍照，還拉著每一個人合照。她穿著一條花彩的長裙，當她在草坪上走著、跑著，她的長裙就會像蝴蝶般滿地翻飛。琳達15歲就結了婚，生下3個孩子以後，爲了維持家計，她來到台灣幫傭。短短的一年之間，她就換了好幾個主人。問她爲什麼，「我不知道，」琳達說，「我想換個較好的環境，找個月薪較高的地方……」

雖然她們每一個人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喜歡台灣，但是她們也都希望早點回家。畢竟拋夫別子，離鄉背井，失去行動的自由，語言不通，爲擔憂被捕而焦慮的日子，絕不好受啊。然而當我問她們，回去以後，家裏的經濟怎麼辦時，她們又都茫然地搖搖頭……

爲破落的祖國四處幫傭

這都該怪馬可仕吧！20年前，菲律賓的國民所得是650美元，她的經濟發展在亞洲國家中僅次於日本。20年後，當台灣的國民所得竄升至3000美元時，菲律賓却降至600美元。加上財富分配極不平均，由一千多個豪族壟斷菲律賓的巨大財富。今天的菲律賓人有70%~75%是處在三餐不繼，居無定所的貧窮境地。尤其在馬可仕執政的晚期，由於政治腐敗，使得國內外的工商投資幾乎完全停頓，百業蕭條，失業人口陡增。菲人在自己國境內找不到工作，無以營生的情況下，有一部分人紛紛向海外求「發展」。據統計，「出口」菲傭爲菲國掙得數億美元的外匯。大概從70年代開始，菲律賓女傭就聞名於世了。

事實上，會來台灣或隻身命天涯到外國打工的菲律賓女孩，教育程度都不低。她們有許多是大學畢業生或小學老師。想來也只有像她們這樣具備了文化，有點條件和見識的女孩，才有勇氣和語言能力，自己

黛西有一個巴基斯坦筆友。
她在一張紙上畫像。
《他大約就是這個樣子。》
她笑著說。



向亞洲富隣傾訴的菲律賓女傭(一)

找門路，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去討生活。一般而言，菲籍女傭在台灣雇主中的口碑是相當好的。她們辛勤、乖巧、服從，而且因為人生地不熟，身份非法，很少出門。她們休假既少，薪資要求也低，同時她們有些人英文不錯，可以幫忙生意人接待外國客人，或者教主人的孩子英文。再加上家中雇用菲傭，有一點提高身份的作用吧，有一點像過去的白人雇用黑人、阿拉伯人和亞洲人為傭的味道，使某些我們的中產階級家庭寧可冒著違法的危險，去雇用她們。由此也衍生了越來越多專門搞中間轉手，牟取暴利的僱傭集團。

令人心酸的遭遇

這些非法輸入菲傭的集團，有些就是旅行社兼營的副業，有些則是因為經常出入菲律賓，動起搞輸入菲律賓過剩的勞力賺錢的腦筋來了。每一個集團營利的情况稍有出入。大致說來，每一個菲籍女傭的代辦費在4、5萬元台幣之間，包括手續費、機票等。言明工作兩年，護照扣在主人手裏。有些比較沒有良心的中間人，還會向菲律賓人榨取她們來台上班後前幾月的薪水。

不過，由於菲律賓女傭漸漸在台灣廣為人知，現在有些台灣的中產階級生意人為了不受菲傭掙客的剝削，就自己去菲律賓，站在街頭物色合意的女孩子，只要條件談妥了，就把她們帶回家來幫傭。也有些菲律賓人會自己「組團」來台找工作。

因為是非法居留的身份，這些菲律賓人來到台灣之後，遭遇之幸與不幸之間，相差很大。有一家旅行社介紹的傭工，男性傭工一個月只能拿2000到3000元，女傭是3000到4000元。如果言明需要陪男主人睡覺的女傭，才有6000元月薪。幸好菲律賓人在台灣的人數漸漸多了，時間也久了，彼此互通訊息之後，多少能為自己爭取到一點利益。現在菲籍傭人一般的「行情」是6000到8000元，偶爾也有一萬二、一萬五的例子。為在台灣的外國人工作，則普遍可以拿到一萬元以上，甚至高到一萬八。比較來說，替外國人做事的菲傭算是最幸運的，除了薪水高，一來語言溝通容易，二來休假多，三則外國人也比較信任她們，不會像防賊似的處處限制她們。有些台灣主人會在她們留守時把冰箱、電話鎖起來，甚至在主人出門時將門反鎖，讓她們覺得很難堪。

當然，這也不能全怪中國雇主。的確有過少數菲律賓人偷東西，或者利用主人的仁慈，穿戴女主人的衣飾，擅自打長途電話等，造成不少的糾紛。

由於非法居留，一旦被發現就要被遞解出境，這些一般地善良若馴羊的菲律賓女傭，在受到不合理甚至非人道的遭遇時，經常是投訴無門。不，有些居心不良的人甚至抓住她們非法居留的把柄，百般壓迫和剝削她們。雖然苦於找不到實例，我們聽說她們受到主人的酷使苛役，有些人被迫為娼，有些人被賣給人家

當老婆……事實上，我們也接觸到幾個令人心酸的例子：

喬治是一個26歲的大男孩，他以每月4000塊台幣的代價為人幫傭。主人每天給他繁重的工作量，却只讓他吃一點剩菜剩飯，可憐的他整個人迅速地消瘦下去。冬天來了，也沒有禦寒的衣物。工作了6個月，他終於忍耐不下去，想要回家，身上却連機票的錢也沒有……一度他痛苦地要在台北跳樓自殺，幸虧靠著一些菲律賓朋友的幫忙，勉強湊足了錢，送他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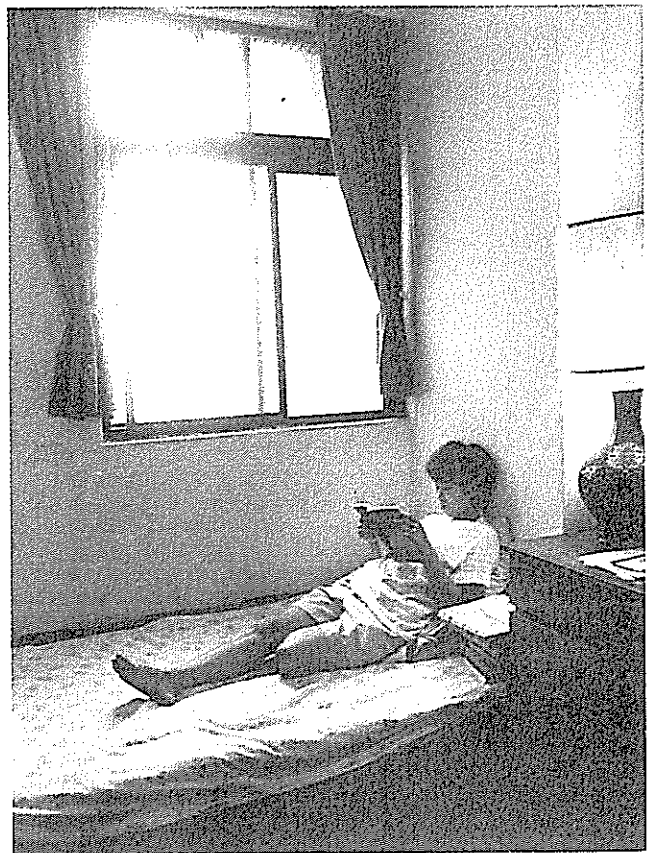
瑪玲達的主人是一個大珠寶商。家裏開著兩輛賓士轎車，但是瑪玲達辛勤地為他工作了6個月，却不會領到過分文薪水。一年之後，當瑪玲達更換了工作，想討回被扣的護照回去時，主人家幾個她盡心盡力帶過的小孩一看到她，就離開母親的身邊，跑過來緊緊地抱住她，不讓她走。可憐的，好心的瑪玲達，也跟著哭了起來……

伊黛只有21歲，她在一個六口之家幫傭。每月份的薪水是4000塊台幣。兩年來，不要說沒有上過大街，連樓梯都未曾下過。好不容易在最近，趁著主人帶小孩出國渡假時，她哭著打電話給一位朋友，說：「

平時喜歡在自己的床上看書。

黛西大學畢業，

〈一旦身份能合法，我想在台灣上學讀書。〉她說。





某天主教會每月定期一次用菲語專為在台北附近的菲籍女傭舉行彌撒，使得她們得以相聚、仰望天主、祈禱、相互安慰和傾吐……。



彌撒過後，她們自己為這月份的壽星辦慶生會。一頓道地的家鄉菜，一首懷鄉的菲語歌曲，用鄉音交換彼此的鄉情……將她們的歡樂帶到了頂點。



請你帶我去教堂，我已經兩年沒有望彌撒了。」當神父問她需不需要幫忙時，她却搖搖頭，因為她害怕主人會為此更苛待她……上個星期，她終於忍不住逃了出來。可是護照被扣在主人手裡，她又不願意空著雙手回到菲律賓。在這樣一個陌生的環境裏，在一個冰冷無情的都市叢林裏，伊黛要如何求生存呢？

有些主人出門，不留下任何食物的例子也不在少數。還有更惡劣的，則是讓這些菲籍女傭再出去接工作，為主人賺錢。有時這些女孩子受不了苛役逃走時，主人又會誣賴她們偷東西，不肯把護照還給她們，讓她們無法找到新的工作……

麗莎和老士官

由於居留上的非法性，也由於她們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菲籍女傭在遇到這些困難時，唯一能在台灣求救的對象就是天主教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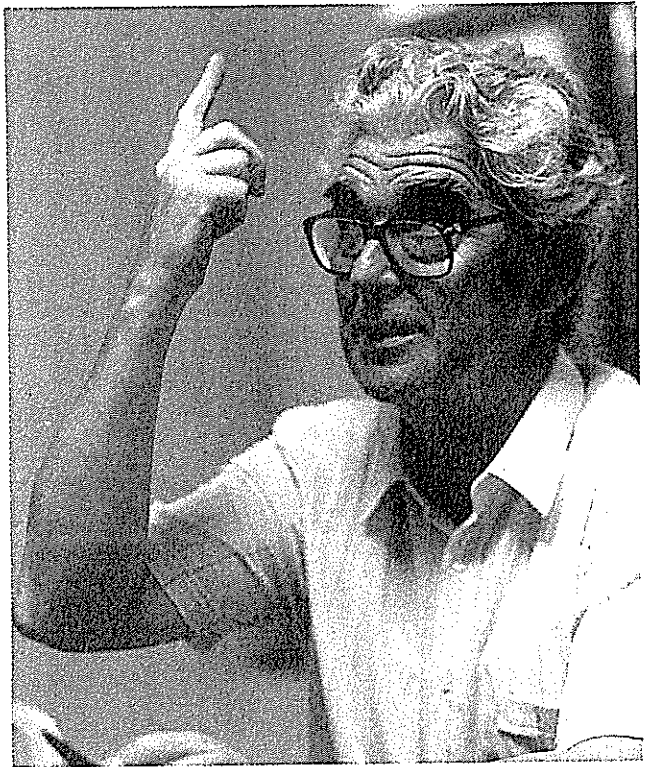
滿頭白髮的古神父來台已經30多年了。15年前，他在新竹社會服務中心，設立了一個勞工關係研究室，開始了他和台灣勞工深厚的淵源。古神父以清晰的中文說：

「大約在4、5年前，我才開始接觸到滯留在台灣的菲律賓女傭問題。根據我的經驗，百分之八十的僱傭關係都很和諧，尤其菲律賓女傭和主人家小孩相處得非常好。另外有百分之十是雇主不公道，還有百分之十則是菲律賓人自己有問題。」

在接到有人投訴時，通常古神父就會依照中華民國的「勞動基準法」的規定，來到雇主家裏，為這些菲籍女傭爭取比較合理的待遇。「有時候，交涉會很成功，特別是遇到雇主本身是教徒的時候。」古神父說，「但是吃閉門羹的時候也不少。」有好幾回，古神父得設法拿出4、5萬塊錢來「買回」被扣的護照。「沒有辦法呀，不能和警察說的。因為她們的居留本身就不合法，我無法用這兒的法律保護她們。」古神父無奈地說。

幾年下來，最讓古神父傷心的例子是麗莎。

麗莎是一個結過婚，30多歲的菲律賓女傭，育有3個子女。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透過第三者的介紹，她認識了一個六、七十歲的退伍老士官。有一天，麗莎跑來問古神父：「可以結婚嗎？」敘述到這兒，神父彷彿跌回了記憶之中，在我跟前連連地搖著手說：「不可以，不可以，犧牲太大了。」但是對於貧苦無告的人來說，麗莎是沒有多少選擇餘地的。麗莎還是嫁給了那個老士官。一個不會說半句中文，一個不會



古神父：有時候，我得花4、5萬元幫她們買回被東家扣押的護照。

說半句英文，兩人根本無法交談，然而他們總也成了一對夫妻。

幸而這位老士官並不是一個恃財而玩弄女人的惡棍。不，他其實是另一個良善卻寂寞的老人。他同意讓麗莎每個月寄錢回家。「他說，只要我陪他兩、三年，到時他會讓我回菲律賓，和丈夫、兒女團聚的。」麗莎對古神父說。

這些都是從她們居留身份的非法性衍生出來的悲喜劇。不過，從我們採訪幾個天主教會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台灣的警察其實並不會很積極主動地去搜捕菲律賓人。古神父感覺到台灣警察的某種善意。「可能他們也體諒這些窮苦婦女被迫離家，非法在台居留賺錢養家的困境吧！」他說。也有人說，因為有不少的雇主是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使警察不好認真。總之，通常是在查戶口，或者有人密告時，警察才會採取行動抓人，交外事單位遣送回菲律賓去。

令我們驚訝的是，有一些「檢舉」電話，竟是菲律賓人自己打的。她們有的在互相競爭的情況下，嫉妒別人賺的錢多；有的則因為起了爭執，氣憤之餘就出賣了自己的同胞。「但絕大部份，她們是團結而互相幫助的」古神父說。

我們從另外一位專門為滯台菲律賓女傭服務的菲律賓籍的施修女口中，聽到這樣一件令人難過的故事：有些在外國人家中工作的菲籍女傭，每個星期都有

在台灣的菲律賓女傭們，
偶爾會互相約在不被注意的地方，
用故鄉的母語說話，
交換近況，跳舞、唱歌……

向亞洲富隣傾訴的菲律賓女傭(一)

休假，於是她們就在外面合租一間公寓，每逢周末就到那兒相聚、過夜。不幸的是她們的住址被人密告到警察局去了，於是這些女孩，只好冒著生命危險，跳窗逃走，有人則躲在牀底下，幾個小時不敢動彈……。

像通緝犯似地度過每一天

施修女說：「每天抱著好像罪犯一樣的心情度日，真是可悲啊！」

除了幫助菲籍女傭解決生活上的困難，施修女也主持一個 60 個菲律賓女傭的宗教成長團體，她們每個月在某一個天主教會聚集一次，做菲律賓語的彌撒，在那兒讀經，禱告，彼此給予信仰上的鼓勵和安慰，保持心靈上的潔淨，同時獲得繼續奮鬥下去的勇氣。

施修女表示，會來上教堂的，大都比較虔誠，她們不會做「壞事」；可是她也聽到過不少菲律賓女孩淪落賤淫的事情。

是啊！我們這次採訪中所能接觸到的，也都算是她們當中比較幸運，或者竟是最幸福的例子吧。在她們身份非法這個陰影下，是否還有一些菲律賓女人，蜷縮在陽光照不見的角落，過著黑暗、苦痛的生活，與這陽光曝曬下的人間，竟是完全失去了連繫呢？

報導這樣一樁在「非法」身份下生活的一羣異國婦女的故事，我們的心情是矛盾而沈重的。曾經有人詰問過我們：「在台灣的菲傭問題，早已是一件衆所周知的事情了。但你們一旦報導出來，對這些可憐的菲律賓女孩又有什麼好處呢？或許反而使警察當局不能不出面執法，她們可不想一無所有的被趕回去啊！」

這樣的責問，其實在同情滯台菲籍女傭的立場上，和我們是一致的。然而，在做完整個訪問之後，我們有這些感想：

善待異鄉人的中國人啊，你在哪裡？

這二十年來，台灣的經濟有長足的發展。曾幾何時，我們和香港、新加坡甚至其他先進國家一樣，成為亞洲貧窮隣居的人民選擇投奔的對象國家。不要說在過去兩百年間，中國破產農村的農民，也曾為生計所迫，離開自己的祖墳和鄉井，漂洋渡海到南洋、到東南亞、到北美洲當苦力、開鐵路，飽受艱辛，為的也是在僑鄉掙錢寄錢回老家安家，即使現在，除了脫產逃亡的台灣富戶，也還有不少中國人在北美「跳機」、「跳船」，當非法移民。中國人素有善待異鄉逃荒人的優美而又溫暖的傳統。我們採訪的菲傭中，有不

少人受到台灣東家的善待。但是也有受到惡待、苛使和欺凌的。目前菲傭在台居留的非法性，至少是她們受到惡待的原因之一。日本因成功的「現代化」而崛起於亞洲，却因而仗勢欺凌亞洲的窮隣，終至在二次大戰中和戰後，在亞洲成為令人憎惡的加害者。台灣在世界經濟中的境況，不過小康。以小康而睥睨亞洲窮隣的人民，不是中國人民的風格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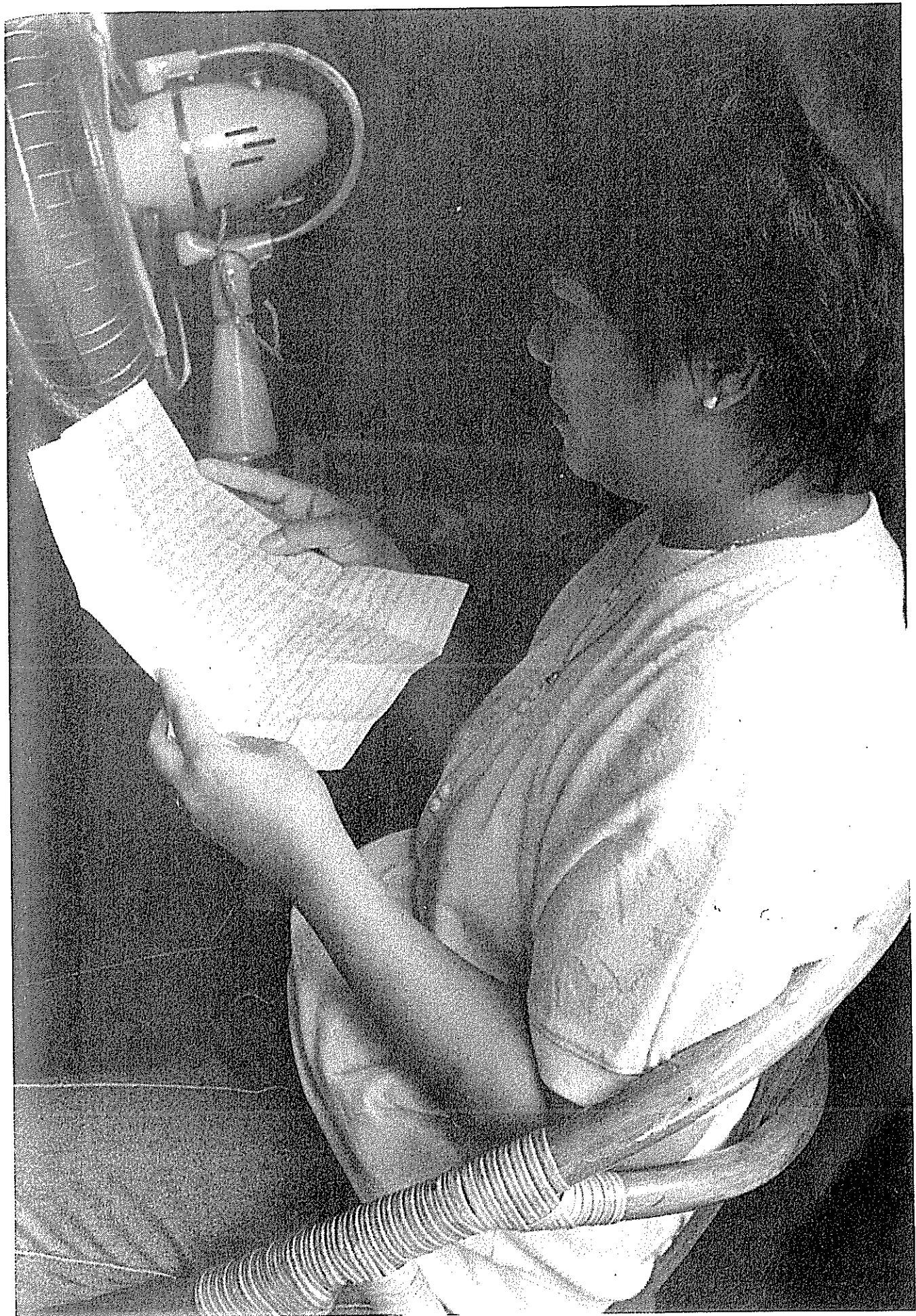
其次，20 多年來，台灣的現代商人辛勤馳奔於全球市場，創造了一個豐足的社會。但是就整個社會來說，台灣的中國人有對西歐白人的崇拜、自卑或者至少是尊重的態度，却缺少對亞洲隣國文化和人民的理解與尊重，從而一般地缺少對亞洲的連帶意識，不知不覺間，對亞洲窮隣產生卑視甚至歧視的情感。從凝視滯台菲傭的問題上，嚴肅思考和反省我們對亞洲人民的態度，便干係著我們富裕、飽食的品質。台灣富而不仁，富而不文，是今天有識之士所憂慮的傾向。這表現在環境破壞和污染，表現在文化心態上的庸俗、閉塞與自大，表現在文化出版物的官能化和逸樂化。在這個視角上，如何正確對待滯台菲傭問題，就很重要了。

最後，與其說我們關切滯台菲傭應不應該合法化的問題，不如說我們更關切目前滯台菲傭做為人的處境。我們正視這一批一般地善良、勤勞、和平的亞洲隣國的女兒生活在我們社會的事實，從而關心她們的處境，也從她們具體處境中，反省我們富裕的本質。任何國家都有管理外籍滯留人口的法律。但是如果香港、新加坡都能有現代管理政治出發的，合法化菲傭問題的規定和立法，我們也應當能訂出一套符合我們自己利益，又兼顧善隣原則的法律來正確處理滯台的菲律賓婦女，使她們善盡義務，守規守法，也使她們能在台灣享受她們做為人的權利和做為勞動者的福利，使她們能受到中國人善恤異鄉逃難客人的溫厚的傳統。

祝福

在我們的法律還不能正面保護這些滯台菲傭之前，在我們的警察還不放棄逮捕你們之前，親愛的黛西、波拉、雪莉還有琳達啊，請你們好好照顧自己吧！讓我衷心祝福你們，也祝福你們的親人，祝福你們的國家，畢竟解決這個難題最佳的方式，就像聰明的黛西所說的：「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夠停止內戰，人民團結起來，好好合作、努力，讓菲律賓的經濟儘快復甦，這樣，我們就不必遠離家園了……」

波拉讀著菲律賓寄來的家書。
她的家裡有兩歲到13歲的6個女兒。



你們說做事要兼顧 這是有智慧的說法

訪問菲律賓「亞洲交易中心」主任羅賽斯

爲了更深入瞭解菲律賓女傭在台的工作情形，以及菲律賓政府對這件事情的立場，在中秋節的前夕，我們特地走訪了菲律賓駐華機構——「亞洲交易中心」主任羅賽斯先生 (Director Joaquin Roces)。以下是這個訪談的主要部分。

問：你知道在台灣有多少逾期居留的菲律賓人嗎？大部分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答：因爲這是一種非法的狀況，我們也缺乏正確的統計數字，不過據我所知，大概有 9000 人左右。她們之間有不少是大學畢業生。然而她們在台灣主要的工作性質都是在家庭裏幫傭，勞動內容不外幫忙清掃房子、洗衣服、煮飯、帶孩子……等等，有些人還教教小孩子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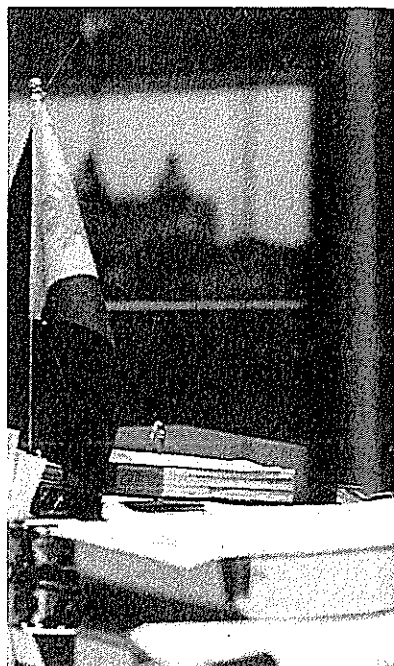
問：你覺得造成這種非法居留幫傭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答：菲律賓近幾年來經濟凋敝，失業率非常的高，因此迫使許多人必須離開國門，出外去討生活。像美國、西班牙、新加坡、香港……等，都有很多菲律賓女傭，她們之中大多數是結了婚的婦女。她們將大部分辛勤工作賺來的錢，寄回家去，以勉強維持家人的生活。

問：對於這種非法狀況，你的看法是……

答：成文的法律並不是唯一的標準。你們中國人有個了不起的說法，要「情、理、法」兼顧，法還是擺在最後一項，這種說法極有智慧。有時候，我們也應該站在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懷、體諒的基礎上看事情。例如，在很多年前，也有許多中國人來到菲律賓，他們同樣是非法居留。但是菲律賓政府並沒有死板地依法逮捕他們，將他們驅逐出境，仍然讓他們變成合法的居民，留下來工作、賺錢。即使到今天，還是有許多中國人「非法」移民到世界各地。所以，我覺得你們中國人應該

羅賽斯：《我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婦女不必到處去幫傭……》



特別能瞭解到現在菲律賓人的處境，以及他們在台非法工作無奈的心情。

問：你是否已經向我們政府當局提出要求，讓菲律賓人合法的在台工作？

答：我們還沒有提出正式的要求。整件事情還在研議當中。我們必須先估算成功的機率有多大，並且等待一個適當時機才提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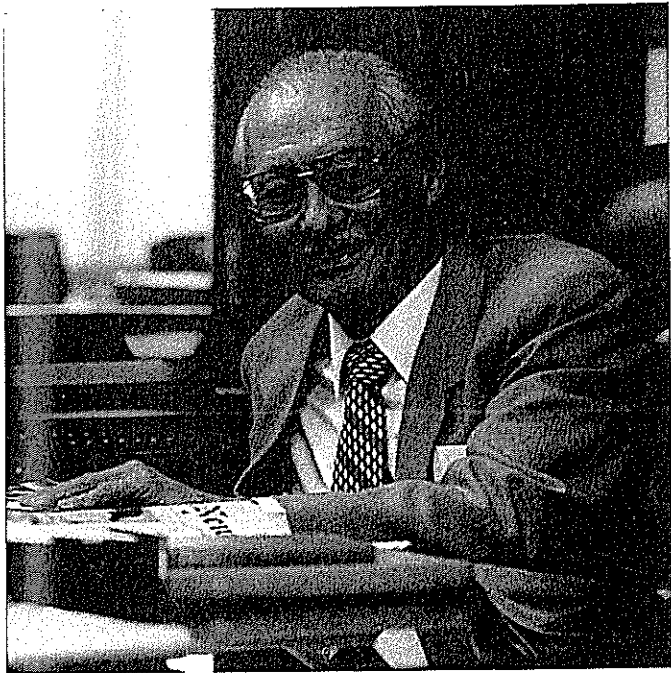
問：在你提出正式要求時，你將以什麼樣的理由，說服我國政府接受？

答：第一點，我想菲籍女傭是一個供需的問題。你們有許多家庭喜歡用菲律賓人，因爲菲籍女傭要求的薪資比較低，一般夫婦都在工作的中產階級家庭都付得起。而且她們都很勤勞工作，誠實又不惹麻煩。況且，你們有許多婦女出外工作，需要

攝影 ■ 鍾俊陞

撰文 ■ 林育蓉

青·理·法」，



人看家，帶孩子。而一般台灣女孩子都喜歡到工廠上班，不喜歡為人幫傭。菲律賓女傭剛好可以滿足這個需求。事實上，許多中國人都要我幫他介紹一個菲律賓女孩。

第二點，在台菲籍女傭已經是一個既存的事實了。你們有些中國家庭享受到了雇用菲律賓女傭的好處，可是這些菲律賓人卻處在無助的狀態，整天擔憂會被警察逮捕。在引進更多的菲律賓人之前，我希望能先幫助這9000人。他們並不會製造社會問題；如果他們違反了貴國的法律，我們也會要求他們迅速離境的。

問：有人認為，如果我們接受了菲律賓政府的要求，來台的菲人會越來越多，因而影響了我們自己勞工的就業機會……

答：我也同意，如果菲律賓人越來越多，漫無限制，對貴國會造成不利的影響。但是，現在已經有9000人在台工作了，您覺得她們影響了貴國的勞工市場嗎？事實上，以貴國的經濟力量，已經很少有人願意被雇幫傭了；而你們也已經有能力提供少數機會給菲律賓人來工作。

至於有人擔心人數會越來越多，我們可以在雙方協商下設定一個配額，例如每年500到1000名，並且規定她們在台灣停留期間，例如兩年，讓這些菲律賓人能夠輪流來，這樣，不但可以控制人數，而且方便管理，不是嗎？當然，這類的細節，我們彼此可以再協商。

問：如果我國政府接受了這樣的提議，我們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回報嗎？

答：國與國之間的往來，一向是講究利益和互惠的。如果你們願意在這方面幫助我們，或許我們可以向你們多買一些產品，或者以優惠的價格賣給你們一些東西。實際上，這樣還可以實質上增進菲國人民與台灣人民間的實質關係。這些都是有可能的。此外，這些菲律賓人回去以後，一定會極力稱讚台灣，這不也是一種絕佳的國際宣傳和外交嗎？

再說，如果貴國政府答應了我們的要求，這就是肯定中菲兩國之間傳統友誼的最佳表現了。

問：最後一個問題，你喜歡台灣嗎？

答：噢，當然喜歡，停留得越久，我就越愛這個地方。台灣人民都極為友善，政府官員也非常幹練、親切、有禮。希望有一天，菲律賓政府也能像貴國政府，提供菲律賓人民這樣繁榮的經濟發展，這樣高的生活水準。那麼，我們的婦女同胞就不需要到處幫傭了。

☉

失棲的 漂鳥族

漂泊在香港和新加坡的 菲籍女傭

每天從事14個小時的家務勞動，
在身份、種族和性別歧視下，
工作機會受到泰國和中國大陸女傭的威脅，
漂泊在香港、新加坡的菲籍女傭，
對苛役吝嗇的中國東家說：
《我們都是東方人，應該互相幫助吧...》

攝影 / 周惠民
撰文 / 丘延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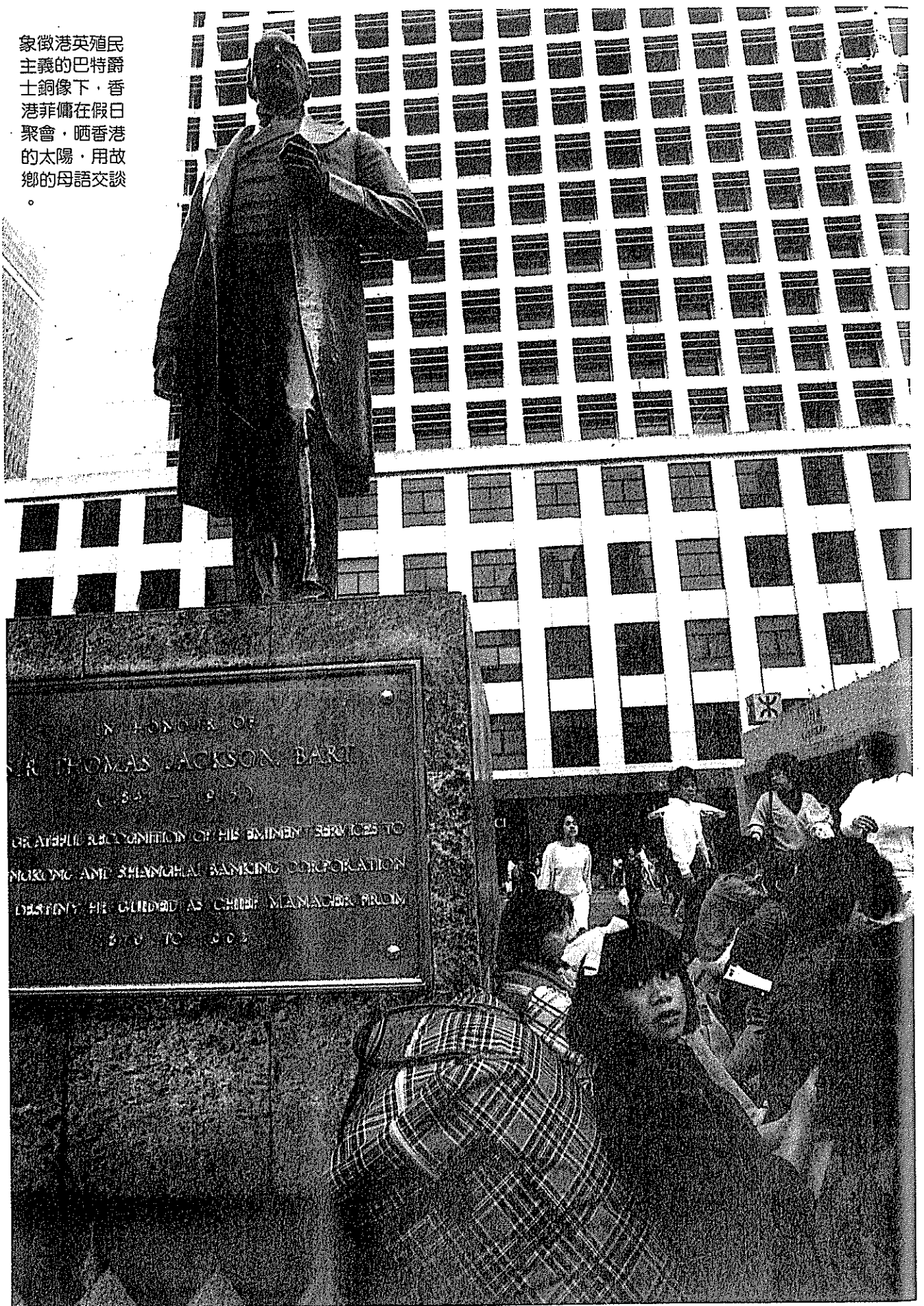
菲律賓人酷愛音樂，
這位在廣場上休息的香港菲傭，
一個人沉浸在
菲律賓熱門音樂的音樂帶裡。

乍到香港來尋找工作的菲律賓婦女，
有早到香港來的菲傭來接人照應，
祖國殘破，
四處到異國幫傭的菲律賓的女兒們，
為菲律賓賺了數億美元的外匯。



向亞洲富隣傾訴的菲律賓女傭(三)

象徵港英殖民主義的巴特爵士銅像下，香港菲傭在假日聚會，晒香港的太陽，用故鄉的母語交談。





談起故鄉的現況，目前工作上的艱難，有人流淚，就有人為流淚的人拭淚……

「啊！塵世這一羣小流浪者，在我文句裡留下你的足痕吧。」——泰戈爾《漂鳥集》第二首

前面是世界性人貨交通孔道的維多利亞海峽，後面，直楞楞豎起的是青筋畢露、機器人般木然的滙豐銀行全球總部。在這個香港權勢和財富總象徵、號稱世上最昂貴的高樓俯視之下，中間，是一個日形猥瑣的皇后像廣場。米字旗仍然在海風中飄揚，彷彿向英帝的落日娓娓惜別。

這兒，就在這兒，每一個週末和假日，自早晨到中夜，在廊下、地邊、梯間、地上，坐著、貼著、倚著、歇著，十個八個、三三兩兩的婦女。她們有的孑然獨處。有的在談，有的在想；有人在吃東西，有的在喝著什麼；有的一遍又一遍地讀著家信，一個人微笑著，或者邊讀邊讓眼淚靜靜地淌下；有人在幫別人梳頭理髮、或修著指甲。有人圍成一堆，爭著看故鄉寄來的照片，有的人在相互交換著小飾物。那邊的人似乎悲從中來，依在朋友

的懷中哭泣；這邊的人似乎喜從天降，讓朋友分享她的喜悅。遠處的提了大包小包正在跟朋友道別；近處提著旅行袋四處尋找熟人……這些個充滿了人間戲曲的景像，也就是香港某移民局商官所說令他受到「驚駭」（frightened）的場景。

失棲的漂鳥族

廣場上這幾千張臉孔，看起來既不屬於半山上居統治地位歐美血統的白人，也不屬於栖惶惶不可終日的，操廣東話的香港市民。她們那微褐的面色，雕削似的輪廓，時而透亮晶瑩的大眼，乍見和我們台灣泰雅族、排灣族的姊妹非常相像，她們正是香港數逾兩萬，來自菲律賓諸島的女性家庭傭工。她們做著各樣繁瑣的家事，却不屬於任何一個香港家庭的一員；她用比母親更多的時間去照顧小孩，却是每一個小孩的「下人」。在她們勞作

的時空裡，她們是——或者人們希望寧可是——一種「非存在」（non-existence），一種料理家務的「影子」。她們雖然都有個英文名字，但大多時候，對她們「主人」而言，她們是「我的菲傭」或乾脆「My Filipina」。她們是這個階級森嚴、拜物成狂的社會中的「非人」（non-person），一種維持某些人的身份和生活方式的道具。儘管關係了兩、三萬個中上家庭生活的一分一刻，她們只是家庭中的用具，一種活的家庭必需品罷了。

近幾年來，香港勞工省局終於在壓力下接受了女傭的僱主每週最少給「假」一天的規定。但是這個「人道」的規定，却把兩萬多個香港「菲傭」帶進了進退不得的困境：這個「假」到底意味著什麼？家事「一脚踢」（意即全部包辦之謂），放了「假」，還得就在

向亞洲富隣傾訴的菲律賓女傭(三)

「家」裡。這個「假」，真的也變成假的了；再不幹活兒，總不能叫人侍候吧。另一方面，只要人在主人家裡，就算不幹活兒也算是幹了！好，「假」既有了就不能是假的。要弄「假」成真，就得晨早離開「家」這個勞動場所，夜半始回。可是，她們能到那兒去呢？是朋友，情況都跟自己半斤八兩。是人家的下人，就不能有訪客。朋友也是人家的傭人，當然就不能去探訪。就算有可訪之人，總也不能訪上十幾個鐘頭，也不能每個禮拜去探訪……。

於是，這些獲得了每週一天假日的滯港千萬名菲傭，每週日禮拜之後，自然的聚會到這巨大吊架工事地盤前的這一小方空地上，在這公有空間，找到見朋友、交換消息、讀家信……的地方，試著從全然被剝奪的疏離中鬆一口氣，也在過去一整個禮拜及緊跟而來另一整個禮拜之間脫臼般的時刻裡，盡力鬆弛、什麼都不做，好贖回些少自己。她們在這兒用鄉音交談，交換故鄉的訊息，認識新朋友，彼此分享喜悅和悲哀，互相支取在異地淪為傭奴所需要的生活的信心與力量……。

如果把滙豐大樓比作香港的拜物宗教的、死的殿堂，堂前失棲的「菲傭」們則恰似殿前庭中匆匆落腳的、活生生的漂鳥。為了自存、為了持家、為了存續一個希望和明天，她們成羣的離鄉遠行。她們默默地在異鄉苟活，所取不過極其微薄的錙銖遺穗。但是她們用以交換的是她們的青春的代價、她們背井離家的傷痛。廟祝門房先生們那裡有趕盡殺絕的必要呢？

尼革洛斯島的妮娜

認識妮娜（Nina），是去年12月8日廣場前舉行為菲律賓尼革洛斯島飢民募款的義賣會上（BAYANIHAN FOR NEGROS）。她在發散飢民實況資料的攤位上，用口音濃重的菲式英語大聲狂呼，至於聲嘶力竭。我從她那兒知道了又一

個人為的天災，她也成了我第一個深入訪談的廣場漂鳥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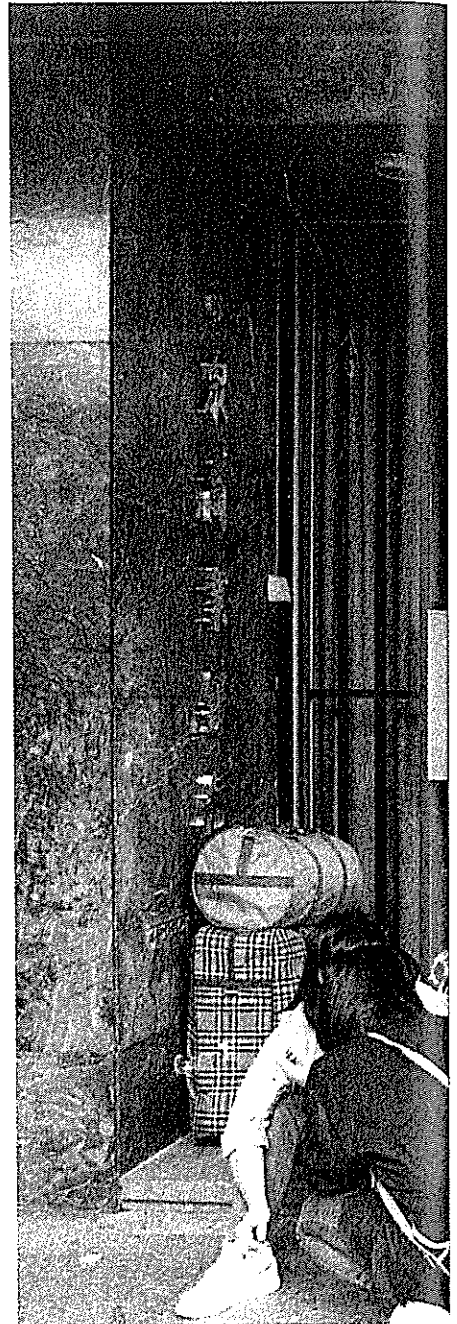
妮娜現在在近跑馬地的一個華人家庭為傭，已經是第三年了。三年來她一直和「主人」的兩個小孩一起、睡在不到一百平方呎（四疊不到）的房間。她每天主要的活動空間是二疊左右的廚房。她典型的一天的工作，大致如下：

午前

- 6：45 起床、自己吃些東西。
- 7：00 煮開水、準備早餐。
- 7：20 為大孩子（現已七歲）穿衣準備上學。
- 7：30 餵大孩子早餐。
- 7：50 帶大孩子下樓送上學校交通車。
- 8：15 給小女孩穿衣、餵早餐。
- 8：30 洗廁所、整理主人臥房、掃地、拖地，抹傢俱，用雞毛帚清潔門窗等等。
- 10：00 清洗菜蔬，將肉自冰箱中取出解冰，為做午餐準備。
- 10：30 洗一家五口（連自己）的衣服，在窗口外晾。

午後

- 12：15 去學校接回大孩子，回家後為他清洗、換下制服。
- 12：45 煮午飯。
- 1：30 開飯。事後自己在廚房吃預先留下的一份。
- 2：30 洗碗碟，收回晾曬的衣服，整理燙好，分放各人的抽屜。
- 4：00 上菜場買菜或其他雜事。
- 5：00 給兩個孩子洗澡。
- 5：30 給兩個孩子準備點心。自己有時也吃一點。
- 6：00 開始做晚飯。
- 8：00 開晚飯。
- 9：00 侍候完晚飯，自己吃晚飯。
- 9：30 洗碗碟，並收拾妥當。



- 10：00 清洗廚房、拖地板，給大孩子準備明天的點心盒。
- 10：30 如果孩子們還未上床，趕他們上床，自己洗澡，準備上床。

妮娜的這個每天工作固定而死板，一週六日週而復始。此外每個禮拜她還得換全家人的床單和枕套，拖洗床底下，煮毛巾，清洗廚櫃，擦洗抽風機。每隔兩個禮拜，妮娜得清洗一次電冰箱，換廚櫃內的襯紙。每隔一個月，要洗所有窗戶；大洗床單和桌布；打光餐具，



清洗冷氣機。每三個月則要換洗全部的窗簾。「家」裡的洗衣機規定只有在洗大床單、床罩、浴巾或窗簾的時候才能使用，其他一概用人力洗。

一天又一天，一個月又一個月，妮娜在香港的三年就這樣過去了。我問妮娜她的感覺。

「我是沒有什麼抱怨的，我知道家裏的情形，他們需要我寄錢回去。只有我到這兒才吃得飽，才有錢可以寄回去。」她說。

「妳家住菲律賓的什麼地方？」

「尼革洛斯島。就是那天我們為

快餓死小孩子籌錢的地方。」

她的家是菲律賓中部的這個曾經叫做「糖碗」的大島。島上幾乎全是莊園主屬下的蔗田，佔全菲蔗田面積的70%。島近五十萬的農業勞動者在莊園中勞動。五年多前，世界糖價開始從七〇年代的高峯直瀉到谷底。今天，成本每磅14美分的蔗糖，在產地只能以2.6美分賣出。美國自菲進口蔗糖的配額，卻從每年160萬噸減到20萬噸！當年不惜借債擴充蔗田到每一角落的莊園主，現在乾脆徹底停工。但是，在這個惟蔗糖是賴的單作經濟

在超國界銀行門口的滯港菲傭。

和莊園經營控制之下，尼革洛斯島失業的蔗工，是沒有其他任何出路的。土地經過近百年不斷的單作消耗，地力衰竭，多已不適合其他的作物的種植。土地所有人的莊園主，靠過去積累的資財維持而任地荒廢，却不願把地借給自己的農工去自力維生。於是，島上70%蔗農工人的小孩營養不良，平均每個月一百零八個的兒童餓死。島上蔗農工人本身，有五分之三有肺病或胃病，150萬人面對嚴重的飢饉。

向亞洲富隣傾訴的菲律賓女傭(三)

「三年前我來香港以前，我爸爸在甘蔗莊園裡當工人，把甘蔗裝上卡車，每天賺十披索（港幣4元，台幣20元）。我媽媽幫人洗衣服，每天賺八披索（港幣3元2角，台幣16元）。我在莊園打零工，每禮拜賺二十五披索（港幣9.36元，台幣50元）；生活是維持不下去的，非出來不可……我從小都做的，現在可以有錢寄回去了……」妮娜說。

問及她的家族，妮娜說：「感謝上帝！他們到現在都還可以……我的兩個外甥，另外一個表妹運氣就沒那麼好了。妮娜才九個月大，她們家最小一個嬰兒，上個月死了。阿曼多和利奇，一個四歲一個七歲，我接到的信上說，他們腹部脹起、眼睜不開，整天都得躺著。」妮娜的眼圈紅了。

妮娜說，為尼革洛斯之飢荒募捐的那天，每一個滯港菲律賓傭人都最少捐了他們一天的工錢。「我們已經轉給佛提克主教的『餵養中心』了。對了，也要謝謝你們中國人，除了來義賣攤子買東西的，也有捐錢的，他們真是好人，感謝上主……」妮娜說。

在新加坡的菲傭

「請曼朶札小姐聽電話。」我在電話的這一頭說。

「什麼！？曼朶札小姐？」一個英國口音的女孩不耐煩地尖叫，「沒有這麼一個人。」

「對不起，我想找莉莉·曼朶札。」

「哦，你要找莉莉……」

話筒中傳來那一女孩恹恹的聲音，「莉莉，有個什麼人打電話給你，是個男的，還不快點！」

這是我打電話約曼朶札小姐見面的經過。一見面她的第一句話就說「叫我莉莉吧！省得麻煩，也免得叫人不舒服，我們這種人是沒有姓的。」

莉莉看來已三十出頭，目前在港島南端消暑勝地淺水灣的一個英籍大戶人家當傭，出來見人，得上個

把鐘頭公車。在快餐店，她先佔了個位子坐下，我端了飲料回來。她帶著幾分頑皮的神態瞅著我，看著我笨拙地放下端盤，取出大杯小杯，擺到桌上，嘲諷地忍住笑。

我還沒坐下。她就劈頭問：「你找我，有什麼事？」

我重述電話中我的來意。「好了，我做女傭做了7年。老資格了。頭四年在新加坡，這三年在香港。香港的情形你可以問的人很多。問我新加坡吧！在那兒，我們的僱主也是你們中國人。」莉莉說。

我請她比較一下在新加坡當女傭，與在香港有什麼差別。

「要比你自己去比吧。我只負責把新加坡的情況跟你講。」莉莉說。她說新加坡政府對發工作證給外來的女傭——特別是能照顧小孩的——是很大方的，因為他們新加坡政府要鼓勵家庭主婦外出工作。「但是政府的僱傭條例中都不包括有關家庭傭工的規定。他們認為家事很難定義，也很難定時間，哈！所以，我們女傭居然沒有最低工資的規定。僱用合約也多是口頭的。」莉莉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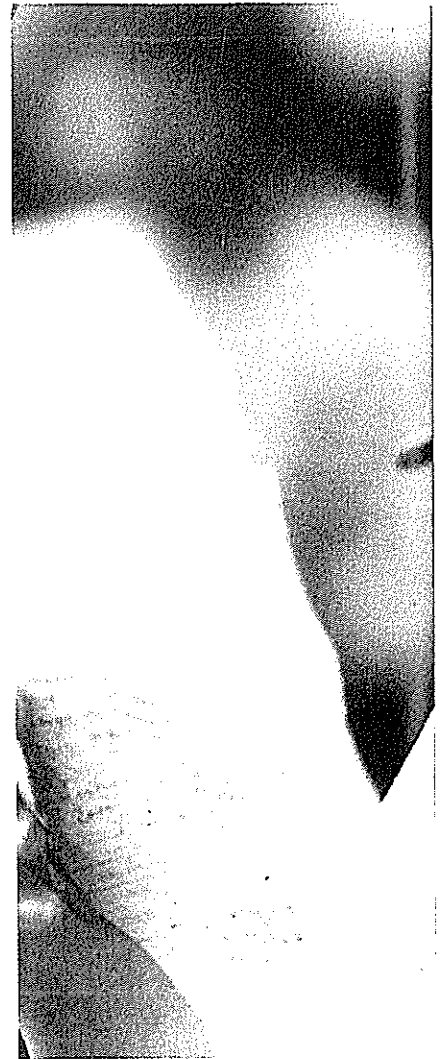
那麼新加坡政府怎麼去管理這種僱傭關係呢？

「當然有辦法，每一個僱主僱用我們都得交5,000新幣的定金。同時因為我們是『非技術工人』，在他們經濟發展的分類中，屬於『被淘汰』的一類，我們的僱主為此每個月要付120新幣給政府。」莉莉說，「至於我們的工資和福利，算是僱傭雙方的『私事』，他們說，工資應該由『自由市場』來決定。」

據莉莉說，在新加坡，外來女傭，規定只准做家務。她們不准在農場、工廠幫忙，也不能幫主人守貨攤或者賣東西。新加坡勞工局抓人抓得很勤。抓到了就把老闆的定金全部充公，「還要把我們趕回去，再也不准來。」莉莉說。

「妳在新加坡時工作範圍包括些什麼呢？」我說。

「包括什麼？煮飯、買菜、帶小



孩、洗衣、燙衣、餵狗、照顧花園、縫紉、陪小孩做功課……」

其他在新加坡的菲傭，還做那些家務勞動呢？

「有的還要給女主人拔白頭髮（大笑）。說真的，從哺奶到清洗癱瘓的病人，什麼工作都得做。有時候，老闆叫去幫工或賣東西，萬一被抓，自己倒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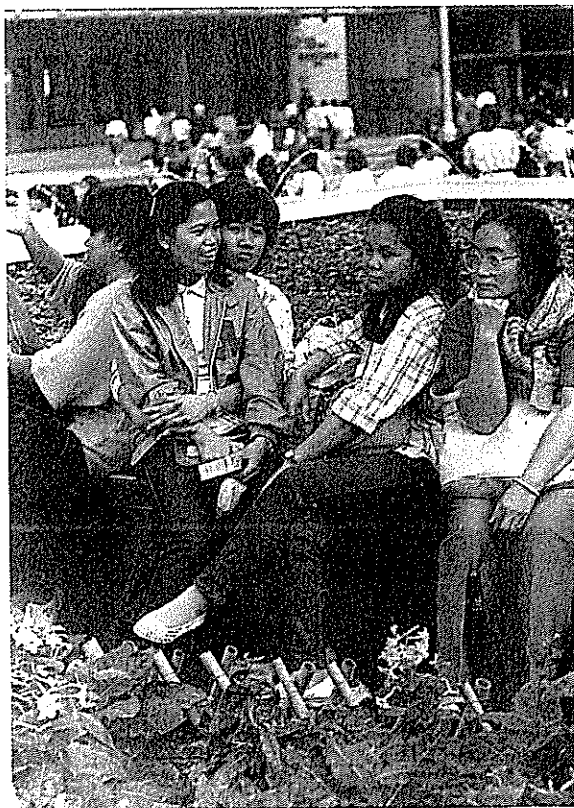
據莉莉說，在新加坡，菲傭最大的困境，是被迫做兩重或多重勞動。很多菲傭一到新加坡，她們的回程機票就給介紹所收回去賣掉。有些僱主逼人接受以20到25新幣（台幣400到500元）的代價放棄每兩個禮拜一次的假期。

「那麼為什麼還有那麼多菲傭在新加坡呢？」我問。

「為什麼？因為菲律賓的經濟壞。因為最少要投資一萬六千披索才有辦法出來打工。不少人都是到



「家書抵萬金」。



在廣場水池旁，休假的菲傭閒話家常。

處借債才湊到的。最後，是因為我們怕，怕被趕回去，再也來不了，我們就沒辦法在外頭賺錢或接濟家族……」莉莉說。

「你曉不曉得，在新加坡，我們只要結婚，不管是不是嫁給新加坡公民，我們就會被趕走，老闆的5000塊就要充公。因此，老闆管我們比管他們的女兒還嚴」莉莉說，「老闆娘在僱人前千萬叮嚀介紹所不要長得不錯的菲律賓女孩，免得她們的先生同我們搞三搶七。我們每半年還要去政府衛生所檢驗有沒有懷孕，哈！他×的！」

「你在菲律賓有自己的家嗎？」

「我爸爸、媽媽，他們都還健在。」

「不，我是說，有沒有你自己的家？」

「丈夫？我沒有。真的沒有。不像很多年紀大的，老公孩子一大堆，全賴在家張著嘴要吃。她們把工錢全部都匯回去還不夠家裡用，自己一個都不花。而且她們還不敢給主人家知道這一切。她得謊稱沒有家累。看家信得偷偷躲起來哭……」

「我問一個問題，希望不會冒犯你」我說，「不過，如果你不願意，可以不答，好不好？」

「OK。你問吧！」莉莉說，偷偷抬起手看她的腕錶。

「像妳在香港，感情方面的事，或是性的方面，是怎麼處理呢？」

「這個，我跟男朋友找個地方happy, happy 是有的。別人怎麼樣我不知道。這裡幾萬個我們菲律賓女的，只有兩三千個菲律賓男人。他們多是音樂師。中國人，你是知道的，他們用什麼眼光看我們？他們會像你在公共場合和我坐這麼久的，真是沒幾個。如果交上個白人，保管人家不當你是妓女也會當你是吧女！真是豈有此理，要當吧女我們不會在菲律賓當，要來到這個鬼地方丟人現眼？我們好像連自己身體的需要都不能有似的。」莉莉連珠炮似地說，「抱歉，我要走了，就談到這兒吧！」

向亞洲富隣傾訴的菲律賓女傭(三)

最起碼，我們全是亞洲人啊……

多珞蕾是聖約翰天主堂，菲籍工人服務中心的菲籍義工，長長的黑髮，斯文的舉止。我認出她是那一回為尼革洛斯飢荒義賣會上白衣黑裙、演唱民歌詩班的吉他手。

「妳常來這兒幫忙？」我問多珞蕾。

「只有週末才有空來。平時我也得打工。」

啊，連她也是香港的菲傭嗎？

「我是女傭，我知道你要問什麼。」她微笑著說：「其實，像我這樣的很多。據這裡的統計，菲傭裡頭差不多 40% 到一半是有各級學校文憑的。不少的人有她們的專長。我們有教師，有護士。做女傭可以說是超夠格（over-qualified）了。」多珞蕾說，「誰叫我們國家窮，只好出國打工；我們現在每個月拿香港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 1,800 港幣，可是算起來，這待遇比菲律賓的律師、教授的收入都好！」

「1800 港幣在香港算很少了……」

「我們吃住都不要負擔，過去馬可士規定不能少過收入的 70%（即所謂的『總統行政手令 E.O.857 和 E.O.925』），每年全球七十幾萬菲律賓男女工人，匯回菲律賓的約美金十億之多，確實是不少的。」

關於她們本身在香港的花費，多珞蕾說，她們平時花費不大。最大的負擔是付給介紹所的費用。

「我們最少花 6000 港幣，僱主方面也得花上 2000 港幣。換句話說，我們第一年，除了匯回家，就是付介紹費，一個銅板都剩不下的。」多珞蕾說，「如果來港的路費和其他費用是高利貸借來的，不少人做個兩三年還在還高利貸（Loan Shark）的錢呢！」

「你們出來打這樣的工，像你放棄——最起碼暫時放棄——自己的



所學；有什麼比較長遠的打算呢？」我問。

「這要看自己能有多少錢，要看菲律賓國內的情況有多少改善。我們知道在這兒是極不穩定的。」不是中國婦女情願上工廠打工不想幫傭，不是因為我們比中國阿媽便宜、聽話；因為是外鄉人，平時無處可去。」多珞蕾說，「我們是沒有多大機會的。當然，有的人家想請到像我這樣比較有文化的傭人，可以教小孩英文。但是報上不斷都有趕我們回去的意見。建議泰國的華裔前來；或者像廣州還成立了女傭訓練學校，準備外銷……我們的機會當然是隨時會消失的。」

最近香港立法局秘密會議中已再度否決了從中國進口女傭，多珞蕾的看法是——「他們害怕的是政治問題，怕一放不可收拾。大陸女傭來了，將來賴著不走，香港可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她們走在街上，完全是你們中國人。雖然滑稽，事實因為我們菲律賓人一眼看上就和中國人不一樣，一旦要去香港社會逃亡，極不可能。我們這才成了進口女傭的上選，沾了『種族主義』的光了！」

為人幫傭，中國主人和白人主

菲律賓人篤信天主教。

假日上教堂望彌撒，

是滯港菲傭最重要的精神生活之一。

人，有什麼差別呢？多珞蕾說——

「我做過中國的人家。現在在一個白人家庭幫忙。我覺得兩種主人是不太一樣的。不過這只是個人的觀察，不一定對，隨便講講。菲律賓文化和中國文化是很不一樣的。人也不一樣。你們中國人比較拘謹嚴肅，我們比較輕鬆頑皮。你們理智、冷靜、善於計算。我們比較情緒、衝動、不在乎。最要命的是我們很愛哭。我們是哭起來驚天動地的民族（笑）。大事小事，好事、壞事，感情來了沒有不哭的。特別是在外鄉異國收到家信，我們非哭不可。那裡知道中國人家庭最恨人哭，特別你外人在家哭，好像是很不吉利或者很沒有面子的事。我們常常哭過就忘了，中國主人却始終耿耿於懷。」

多珞蕾說，工作方面，中國人家，特別是女主人，一般就是看不得傭人有一刻閒下來。中國主人一看傭人工作做完，手上閒下來，就開始挖空心思，要找些零活給傭人忙忙。白人的家庭，主傭關係可能



「慈悲天主·萬福瑪利亞…」。

分得更清楚。「但是我們的工作範圍也劃分得清清楚楚。在白人家，只要我們做了大家同意規定要做的，就很少有額外要求。他們比較清楚僱我們是做事；我們不是賣給他們或是屬於他們的。」多珞蕾說。我問她，何以白人和華人僱主有這樣的差別。「有些中國人認為，你們有些人自認是半個白人或半個美國人，態度不像個傭人。你的看法呢？」我問。

「我覺得差異來自不同的文化上。文化上，你們中國女人在家庭中似乎比較沒有地位。她們一身兼妻子、母親、廚子、傭人於一身。因此，我猜想她們有一肚子怨氣。現在他們上班去了。我們菲傭成了她們留在家裡的那一截。我想她們不是要故意把氣發在我們菲傭身上吧。她們只是用過去怎麼被對待的

方式，來對待我們。」多珞蕾說，「或是拿她們在外工作如何被對待的方式，回來對待我們吧。」至於菲律賓人「半個白人、半個美國人」的意識，多珞蕾不否認她們之間，在潛意識中或許有些人因殖民的記憶而有這奇異的認同。「我認為那很無聊。最起碼我們都是東方人，都是亞洲人啊。我們應該比較容易相處才對。最起碼，我希望如此……」

多珞蕾的希望，說真的，也正是我的希望。然而，這希望是不是一個一廂情願的東西呢？在階級、文化、性別等種種偏見與歧視的包袱下，「東方人」對一些飽食的中國人而言，恐怕是輕如浮塵，脆若蟬翼的觀念吧。中國人日常生活裡中「下人」的稱呼，恰好是一個心態的具體反映。在中國「丫環」、「妹子」（港語），恰好是封建的過去和勢利的現代的階級輕蔑，在

用語上的證據。

20世紀90年代下半葉，世界都市核心的香港中環；赫然出現這樣的廣告辭：

「舊時代隨近身侍婢耀家聲
今日特聘海外菲傭顯身價」

這樣的廣告辭，它所污辱的到底是誰呢？

在這同樣一個地方，幾十萬的家庭主婦清晨離家，入廠生產；日暮回「籠」，理家課子。賠掉了與菲傭月入相等的1800港元無償家庭勞動，貼上了還少過菲傭月入的次等工資，換來的又是什麼？

香港菲傭的境遇，強化了香港中上階層家庭動態中的男性沙文主義。這固然表面上是拜經濟力懸殊的所賜，但深一層去看，這不也反映了漢人社會經濟發展聲中的封建再造、西化表象下父權變本宰制，女性又一次被邊緣化的過程嗎？♀